

李井泉同志在华蓥

梁 天 盖

1965年10月28日、29日和1966年元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同志(以下简称李政委)，两次来到华蓥地区，视察正在新建的一六七、三五四、二六七、三三八、三〇八军工厂。李政委是根据1964年秋，毛泽东主席指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指示军工厂要“靠山、隐蔽、分散”。1965年秋，华蓥山一带的兵器工业三线建设从而拉开了序幕。李政委来到华蓥期间，他每到一地，除听取各厂领导同志的汇报外，还亲自到现场察看厂房和宿舍，对各级干部带头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积极参加搞“厂社结合、干打垒、山水利用”等问题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一)

李政委讲：厂社结合是好事，非搞不可，而且要搞好。没有与当地公社挂钩的，要尽快挂钩。以后建厂，一开始就要搞厂

社结合，不要等把工厂建起来以后，再去搞厂社结合。要向农民讲清楚，工厂是他们自己的，建设工厂有他们自己的一份，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农民的子弟参加建设工厂，以后还有部分人在工厂劳动，亦工亦农。工厂下乡给农民办好事，使他们感到建厂给自己带来好处，逐步使落后的农村变为先进的农村，这样，农民就会更加热爱工厂，保护工厂，工厂与农民建立亲密的关系，不要脱离农民。

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要兑现，不要从老厂调许多人来，普通工人在当地培养就行了，以后工人和农民可以轮换，小伙子当几年工人，回去二十七、八岁，还可以种地。这样做也就没有养老的问题，也没有那么多的家属问题了；当地工人可以回家住，也不要盖那么多宿舍，工厂少包袱，行政管理也可以大大减少。

社会主义建设要从长远考虑，我们共产党人要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城市现在也无非是电影多一点，马路平一点，以后农村搞成了也并不比城市差。农村空气新鲜，说不定还要多活几年。农村也要开展“比学赶帮超”活动，树立起标兵，男的有标兵，女的有标兵，老的学谁，少的学谁，不要光学全国的标兵。因为你没见过面，认识就不深。

(二)

李政委讲：搞“干打垒”的意义很深远，从历史上讲，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从今后讲，是适应备战的战略需要；从长远讲，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是贯彻大庆精神，发扬延安作风。我

他们在延安时，就是自己动手挖窑洞，这是形势的需要。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不要搞特殊化，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思想工作就好做了。有些人思想不通，要说服他们，讲清“干打垒”的意义，并要组织干部和工人自己动手盖房子。什么是最心爱的东西？那就是自己的劳动成果。住起来感情就不同了，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有些人一时可能不大习惯，过一段时间就会习惯了。在重庆作报告时，我说过党委书记搞好房子住不行，这是考验你们书记的党性。领导干部和工人一起住“干打垒”，别人不管是上海来的，还是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就没有话说了。

在察看三三八厂“干打垒”宿舍时，李政委说：干部参加劳动，自己动手盖房子，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在延安时，提倡挖窑洞，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这里不能挖窑洞，可以盖盖房子，干部参加劳动盖房子，木匠、石匠、瓦匠都学会了。攀枝花盖宿舍，每平方米只用五角六分钱。干部盖房子自己住，不分级别，同吃同住，不分大灶小灶，同劳动，干部与工人的关系密切了，平等关系才能体现出来。

问到三三八厂李厂长，你们厂投资多少？李答：六百一十多万元，可节约土建工程投资的百分之十四到十五。

李政委说：那可节约 30 多万元，这要解决一个革命化的问题。一个厂节约几十万元，这一带 8 个厂，都象你们这样，节约下来的钱，又可以盖一个工厂。

当一六七厂刘厂长和三〇八厂周厂长汇报到占地搞“干

打垒”时，李政委说：应不占或少占，但又不能完全不占。三〇八厂占地五十六亩不是好地，但在这里也是不少的土地。我们要赶快搞起来，保卫国防要准备好，要先搞、快搞厂房，宿舍包给地方搞，你们不用管，一切由地方负责，到时你们去验收，这样你们就能集中力量搞厂房建设。

天池（指三〇八厂）不错，每平方米二十四元多一点，造价低，用这个办法就快了，有石头的搞石头，找石匠、瓦匠、木匠开个会，把有名的工匠请来，包给地方，你们管质量，这个办法最好了。工厂搞得特殊了不好，贵州开安煤矿先是搞了一些很漂亮的楼房，以后把标准压低又搞了一些低标准房子，结果不好分配，工人争着要好的，住好房子，脱离农民，上山砍柴农民不给方便，挖点地种菜农民不答应。农民不关心工厂，把工人不当自己的人看待，农民说话都是“你们的工厂，我们的土地”，职工家属也很烦恼，住几层楼养鸡无地方，砍柴不允许，种菜没地方，矛盾很多，问题成堆，采取你们这种办法问题好解决。

周厂长答：我们这里吃菜，农民送上门的都吃不完。

（三）

在视察几个厂的过程中，他对当地山和水的有效利用十分关心。

李政委说：这里青山绿水，是个很好的风景区。土地潜力很大，就是现在，我看一人一亩也是有的，你们大搞多种经营是对的。有了山，就要很好利用，山上的草很多，要多搞点下

来,猪就有了饲料,马牛羊的饲料也可以解决。半工半读的娃娃就可以上山打草,解决猪牛的饲料。山上还可以多种些果树,枣子、核桃、桑树等都应培植一些,还可以种一些其他的树,多找些饲料来源。一定要把山搞好,经过努力,搞出点名堂来,把它变成个大花园。山区的土层都应加厚,要搞得有一尺五寸厚,大寨的土地都是一尺六寸厚,玉米长得很好。如果泥土不够,还可以搞两条船在天池湖去挖运,把池里的土加在地上去,又肥又加厚了土,还扩大了耕地面积。今年大量积肥时,也应加强改土,射洪县以泡沙石改土的办法很好,你们可以派人去学一学。最好是用泡沙石,它能提高水温,改造死土,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土还能保持水土流失嘛!

你们管工业的同志,过去少管农业,现在是逼上梁山,你们已逼上华蓥山。鲁大东同志曾说,过去管工业还不知农业有这许多名堂,这是一门学问,应好好搞一下。自己动手上山砍杂木就地取材,要砍后栽,做到厂区周围几华里之内归你们负责,春秋两季利用空隙时间发动职工栽树,十年二十年把山区建设好,不要以为山大没出息,是大有作为的,要作为方向来观察,有山有水将来了不起。

对天池湖的治理和蓄水很重视。李政委指示,重庆市委派专人来勘测一下,把天池湖治理好,地质条件要搞清楚,洪水来了如何办?天池湖的洞子可不可以堵一堵或闸起来,不然水都流跑了,这里的水真正用起来不得了,可以大量养鱼、养鸭,还可以种菱角等食物,人也吃,猪也吃,鱼也吃,都不受影响。

要先把大洞子堵起来,把主要问题先解决,要么想办法不要它淹、种粮食,要么搞副业,养鱼、鸭、鹅等;有个湖不简单,中间还有岛子,厂区周围是山,中间是湖泊,这很好啊!将来搞个环湖公路,要搞点船,这些将来去争取,这里比十三陵好。还可以选择一个安全区,开辟一、二个地方为天然游泳场,拦一拦,工人游泳、洗澡。应尽量把山上的水引下来,形成自然灌溉,对实在不能引灌的地方,再搞提灌站。这里的水因上面造纸,所以对灌溉和人吃都不利,你们要想办法除掉它。

(四)

一六七厂谈到附近没有中学时,李政委说:应该办个中学,但是不要工厂单独办,与地方合办,自己动手打土墙起房子,不要多少投资,没有桌子就用石头代替,职工家属可以当教员,农民就不会说工人老大哥带那么多家属而不劳动了。

三三八厂提到对厂社创立联合医院的问题。李政委指示:联合医院属哪里领导,今后还值得研究。厂里的医生应多训练卫生员,不要让农民一有病就往医院跑,一般感冒、外伤,农村卫生员是可以解决的。其他病到不得已的时候,才送医院,这就减轻了医院的负担,社员也不会耽误时间。

对工厂文化福利设施问题,李政委说:工厂文化福利设施不要单独搞,象学校、医院、托儿所、电影院、商业网等都要与公社合起来搞,工厂与农村打成一片,意义深远得很……。我们要搞一个共产主义工业带农业的道路,要有顽强的毅力坚持下去,不要受外面的影响,不管其他地方如何,开会就讲你

们这一套，至少华蓥山一带几个厂要独创一套。从前建厂是学苏联那一套，现在我们这个办法好，是我们自己的道路，搞个样板，大家为之努力好不好！

我两次见到邓小平同志

吴 非 杨 晓

一个人一生难忘的事很少，铭心镂骨的事就更少了。我有两件终生铭刻心中的大事——两次见到邓小平同志。

我生于1954年9月，1973年5月入团，1975年10月入党。1976年至1979年，曾任天池七里坪铁姑娘女子连指导员，现在绿水洞煤矿工作。1976年春，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赵紫阳同志来七里坪视察，我简要汇报工作后，他夸奖女子连真行，鼓励好好干。1978年1月，我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年2月，我随四川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会议。去京前，中共广安县委为我准备了向小平同志汇报的材料。2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邓副主席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们四川代表团共208名代表，分为五个组，我分在第三组，住北威饭店，并在饭店二楼会议室参加讨论。

22日下午3点，会议工作人员来我们组说，邓副主席要来接见四川代表。当时大家非常激动，期望的喜事就要来临了。我更是激动不已，反复叮嘱自己，一定要向小平同志汇好

报,不辜负家乡百万父老乡亲的重托。

3点20分左右,小平同志在赵紫阳、杜心源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步履骄健、容光焕发地来到我们小组,大家一齐站起来,热烈鼓掌,小平同志与我们亲切握手后就坐在事先让出的一排座位上,赵紫阳同志向小平同志介绍了小组的大致情况,特别介绍了我:“这是小彭,是您家乡广安来的代表,她是天池乡七里坪女子连的指导员。”小平同志就坐在我前面,他老人家站起来,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好啊,老乡,你很年轻,青年人,好好干哦!”我激动得热泪盈眶,“邓副主席,广安全县人民都盼望您老人家回去看看。”小平同志无限深情道:“我快60年未回家乡了,我想回去耍一耍,家乡变化很大吧!”(小平同志生于1904年8月22日,即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他1919年9月考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一年,于1920年10月与邓绍圣、胡伦等一道赴法国寻求救国的真理,从此未回过家乡——编者注)。我接着将近年来广安的工业生产、农村新貌、国民生产总值、人民生活水平、协兴的变化等情况,简要地作了汇报。我由于激动,就没按县委准备的材料汇报了。我汇报了5分多钟,其间小平同志还插问了“家乡的建设怎样?”、“农民的生活好吗?”等情况,我如实作了汇报,最后我说:“邓副主席,您么舅舅谈以兴老人请您回家乡参观;我代表广安百万人民再次请您回家乡指导工作。”小平同志连声道:“该回去看一看了。”接着小平同志与我们合了影,又与我握了手后,就到别的代表组去了。

小平同志走后，我们代表小组的几个女同志都哭了，达县的一位女代表说：“小彭，你讲得太好了！把我们想讲的话都讲了。”

1979年6月18日，我又去北京参加了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大会。我们住的总参四所二楼。四川代表团在该所一楼大会议室参加讨论。6月20日下午3点多，杜心源将我叫到主席台，当时，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多为省上的领导同志。下午4点正，小平同志在几位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我们讨论的会议室，专门接见四川代表，他同主席台上的同志一一握手，并挥手向在座的四川老乡问好。当他老人家与我握手时，我说：“邓副主席，您好，家乡人民想念您！”他微笑着说：“感谢家乡父老乡亲！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小平同志与我们留影后，他说他很忙，就离开了会场。

是日晚上，小平夫人卓琳同志派人来将我叫去，在总参四所一楼小会议室接见了我们，在座的有小平的妹妹邓光福（人大代表）、达县的一位老太婆（记不清名了，人大代表）、小平的幺女邓榕、杨绍明。卓琳同志平易近人，非常亲切，也十分健谈。她同我们拉家常，摆“龙门阵”。她问了广安的面貌，幺舅的情况和我们各自的简况，我们都作了回答。她说：“小平常念叨家乡。母亲（小平的后母、夏伯根老人）坚持自己做干咸菜，用青菜做的，还做胡豆瓣，说自己做的好吃，有广安味”。我请卓琳同志回广安来指导工作，她说：“现在很忙，有机会一定回广安耍。”一句地道的“回广安耍”，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我们不

知不觉谈了近 40 分钟，在场的小杨提醒卓琳今晚还安排了别的事，会谈才告结束。

小平同志接见我的事，今天已过去 13 年多了，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老人家今年 88 岁了，还在为祖国的强盛设计操劳，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盼望他能“回家乡来耍一次”。

（此材料根据彭心莲口述整理）

华蓥早期地下党员向廷龙

梁天盖

向廷龙,又名向云从、向勋南,四川省华蓥市阳和镇人,生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十八日(夏历),一九一一年读书于临溪高寺小学,一九一七年考入岳池县立高等小学,后升入顺庆联中(今南充高中)读书。当时,南充的革命气氛十分浓烈,一批进步师生利用各种形式,向学生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不少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由于当时联中校长段升平,极力禁锢新思想、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传播,压制师生的革命活动,因而引起学校进步师生的强烈不满,并纷纷起来与学校当局进行斗争,遭到警察的抓捕。向廷龙因积极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被警察当局视为眼中钉,他被迫离开顺庆联中,与岳池同学集体转回岳池高中第二班读书。高中毕业后,于一九二二年考入武昌中山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他在学校勤奋攻读,思想进步,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广交朋友,结识了许多同学和一部分教职工。由于受到学校进步思想的影响,是年加入学校少共组织(即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一九二六年初，反动军阀吴佩孚在学校大肆捕杀进步师生，他在同乡同学郑泽生、龙之一等人的掩护下，逃离学校，方幸免遇难。他几经周折，与郑泽生、龙之一等相继返回故地——岳池，在岳池县高中校任教。不久，中共岳池临时党支部成立，与岳池党组织接上关系。一九二八年他到岳池酉溪小学担任校长，这期间，他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被暴露，党组织及时将他与黄浪华、郭海如、郑泽生、齐兆祥（均系中共党员）转移到广安县石笋、恒升从事地下活动，公开身份任教。历时一年多，其身份又被暴露，被迫回到老家——阳和。一九三八年夏，应其表弟卿子健（任广安县明月乡小学校长）的聘用到明月小学任教。这期间，他启用别名“向云从”。因他擅长英语，在明月小学任教数月后，由卿子健推荐到广安县女子中学任教至一九三三年春，中共岳池党组织将其组织关系转至岳池河东资马乡党支部。同年夏，向廷龙之远房兄长向兰田（在军阀杨森部作军需官，解放后被镇压），向杨森部密告向廷龙等人的活动情况，正当敌人要抓捕他时，幸得向兰田的胞弟向玉田获悉，速将这一情况及时通知了向廷龙之父向焕章，其父即派人前往广安将向廷龙接回家中，并连夜将他转送至邻水城他姑母杜向氏家隐蔽。这期间，他改名叫向勋南。同年秋，资马乡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从此，他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在其姑母的支持下，他在邻水从事经商和教私塾至一九三八年。从邻水回到阳和后，一直在本地从事教育工作至解放。在此期间，尽管县、乡政府曾以高官厚禄相诱他去任职，均

被他一一拒绝。他一生清苦，为人正直，不畏权贵，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只要邻里有事找他帮忙，都乐意去做，不要任何报酬，在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声望，称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常说：“一个人要能守贫乐道，不食嗟来之食。”

解放后，曾与他一起共过事的好友，给他来信寄钱邀请他去一起共事，但他已是重病缠身不能前往，直至一九六〇年三月病逝于家中，终年五十七岁。

三十年代华蓥山地下党革命斗争史略

白瑞林

华蓥山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山区岗峦重叠，森林茂密，荆棘丛生，地势险要。解放前交通极为不便，来往行人都要翻越高山峻岭，在羊肠小道上步行。那时帝国主义在这里开办教堂愚弄人民，军阀、国民党以及土豪劣绅掌握了这里的地方政权，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早就有要革命，求解放，闹翻身的迫切愿望。因此，给中国共产党要求在华蓥山区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1925年，“五卅”运动后，华蓥山人民反对军阀的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军阀罗泽洲盘踞岳池、广安一带，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逼得人民走投无路。这年冬天，在南京读书的学生廖玉壁（中共党员，岳池黎梓卫人）回到岳池，与中共岳池特支（以下简称特支）书记熊尧霖（公开身份是岳池邮政局长）接上关系。为了反对军阀的残酷统治，特支决定，与同盟会员、岳池团练局长陈徒南通力合作，派廖玉壁到华蓥组织地方民团武装。陈徒南于1926年5月8日在岳池黎梓卫召开了团务

会议。廖玉壁以岳池县黎梓卫团总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提出了“驱逐罗泽洲，实行地方自治”的口号，同时组织了川北民军，由陈徙南任司令，地下党员刘汉民任党代表，廖玉壁参加指挥。随即在天宝、高兴、阳和等地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向反动军阀打响了第一枪。这次斗争相持了三个月，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锻炼了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6年9月，川北民军撤退到华蓥山上，进行休整，并筹集军费，扩大武装，准备迎接新的战斗。1930年底，岳池特支书记金化新派廖玉壁深入到枳子沟一带的绿林首领刁玉甄处，做他的教育转化工作，刁害怕军阀部队吃掉他，便同意与川北民军合作。廖、刁联合行动，不少农民前来投军，队伍扩大到四、五百人，辗转到广安、岳池一带活动。廖玉壁还带领地下党员张翼等十余人劫夺了在永兴落横渡与英商相勾结的巨商张必成的不义之财，作为游击队的军需。这年秋，岳池党组织成员何朴村派左叟（又名左相武，阳和场人），由岳池中学回到阳和建立阳和党支部，由左叟任书记，李诚任组委，王康任宣委。

1931年1月，红四方面军解放了通、南、巴三县，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直接震慑了杨森防区的营（山）、渠（县）两县，当时正在成都参加“二刘”混战的杨森急令广、岳驻军夏炯及精炼司令向廷瑞开赴前线，在营、渠、巴三县交界处布防。廖玉壁、刁玉甄率领游击队乘杨森空虚之机，在广、岳一带发动群众，打击豪绅巨商。阳和支部书记左叟与支委王康及党员张

殿元,戴基蕴等,发动阳和小学师生书写“打倒军阀杨森”、“打倒土豪劣绅,迎接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口号、传单,并连夜贴在阳和的街头小巷,发动学生放学回家用粉笔写在大路石板上。支部还利用阳和小学当局扣发教师工资的机会,发动师生罢课,斗争坚持了一周时间。1933年5月19日,阳和乡乡长王陶成向上告密,左叟、张殿元二同志被杨森部逮捕,在八月被杀害于广安县城河坝。地下党员丁鹏武,李诚等外出隐蔽,幸免于难。从此,阳和党组织遭到破坏。

1935年,廖玉璧被杨森部杀害于岳池县城。从此,游击队解散隐蔽。